



光棍节 谁之“劫”

本报记者 龚海

■整个社会都在对光棍节进行全方位的解读,商人们看到了大把的钞票,人口学家看到了结构危机,社会学家则有种对未来的隐忧。

■到2020年,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2400万。想象一下,届时将有两三个北京那么大的城市住的都是男人,那会是怎样的一幅图景。

■剩女大都在大城市,剩男大都在农村,这是中国新的城乡二元化。

“

11月11日,光棍节,对剩男剩女们来说,说不清是该庆祝,还是该悲哀。

这个据说是上世纪90年代由南京的大学生率先发起的节日,随着剩男剩女问题的日渐凸显,参与到这一节日中的群体变得异常庞大,形成了动辄上亿元的产业。

整个社会都在对光棍节进行全方位的

解读,商人们看到了大把的钞票,人口学家看到了结构危机,社会学家则有种对未来的隐忧。这一切如同一道枷锁,强加在每个剩男剩女身上,他们的“鸭梨”真的很大。

以光棍节之名

11月11日还未到,“光棍”的气息就已到处弥漫。2011年11月11日11时11分发车

的D3111次列车票被提前抢购一空,1111次列车也受到了追捧。各地民政部门则严阵以待,增加人手,延长上班时间,以应对新人扎堆登记。

媒体和婚恋网站借势举办相亲活动,世纪佳缘网站就在银川、武汉、重庆等地举办了“恋爱无罪,‘脱光’有理”的派对。影院同样热闹非凡,“光棍档”有《失恋33天》、《光棍终结者》等电影来抚慰单身情怀。

而电商们提前半年就备足了货,在11日当天启动促销活动,在这24个小时内,购物狂欢又在上演。去年因爆仓被大肆诟病的淘宝网提前调集了4万名快递员,尽全力保证货物在线下及时运达。

消费只是侧面。在这个“电视速配”年代,似乎“脱光”才是光棍节的真正主题。

但想在光棍节一天时间内,解决掉单身的老大难问题并不现实。有人说,反正已经光棍那么多年了,再多几年也无所谓,不要为了“脱光”而凑合,宁缺毋滥。他们负隅顽抗,死活不“脱光”。而有人跪求他们“脱光”:光棍那么多年了,人都老了,赶紧找个人凑合着过吧,别挑三拣四了。

光棍自有光棍的好,一人做主而无负累。有经济学家甚至提出“单身女性经济”概念,“她们是广告业、出版业、娱乐业和媒体业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者和消费者。因为独身而且收入不菲,她们是最理想的顾客。与其他阶层相比,她们更有花钱的激情和冲动,只要东西够时髦、够奇趣,她们就会一掷千金。”这一条现在也适用于单身汉。

饭馆酒吧都在揣摩着光棍的心思,他们不爱在家起火,他们迷恋大城市,偏爱单身公寓和小户型;他们不按常理出牌,有了钱就去旅游,没事儿就买辆两厢车到处溜达;他们忙着考证,趁年轻,要为自己的事业奋力打拼。

在年轻人将单身当成一种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时,却深深地刺伤了广大剩男剩女。单身并不可怕,就怕单身被妖魔化。传统的爱情和婚姻正在煎熬大龄青年,当全社会都在为光棍节疯狂时,“我想结婚,这过分吗?”成本的增加徒增了大龄青年的恐慌感。

男人过剩的时代

这是个男人过剩的时代,整个亚洲都是如此。

联合国称,全球的男人远超女人。在亚洲,男女失衡现象尤其突出,男性比女性多了1亿。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0年《社会蓝皮书》指出,目前中国19岁以下年龄段的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,到2020年,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2400万。届时,将有几千万适龄男性面临“娶妻难”。

想象一下,届时将有两三个北京那么大的城市住的都是男人,那会是怎样的一幅图景。

今年4月28日,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,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初步汇总的情况,我国出生人口的性别比(以女孩为100)是118.06,比2000年人口普查的出生人口性别比116.86提高了1.2个百分点。从国际经验来看,出生性别比超过107或者低于103,都会造成未来适婚年龄段女性或男性的短缺,使无法成婚的人数增加。

男人的过剩一直是学者面对的一个难题。德国社会学家古那·海宁森(Gunnar Heinsohn)对此做过令人担忧的解释,他推测,15世纪、16世纪之交的欧洲帝国扩张是由于男性人口膨胀,而1914年后的日本帝国扩张也是由于男性人口膨胀。在冷战期间,也是男性膨胀的国家发生了最激烈的内战和变革,如阿尔及利亚、黎巴嫩。极

端主义总是被和男人过剩联系在一起。一部名为《光棍:亚洲男性人口过剩的安全意义》的书写道:“历史上,当大批男性无法结婚时,他们就会聚到一起,要么成为和尚,要么结为匪帮……”

解决的办法或许还是有的,就像有人笑称的“‘80后’可以向‘90后’调剂,中国可以向外国调剂。”

但情况远不是如此乐观。一家媒体曾报道:“韩国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,韩国男人同外国女人缔结的婚姻的数量,2004年总数高达25594件,是2002年的11017件的两倍多。在那些外国新娘中,来自中国的新娘占多数,2004年的25000余起跨国婚姻中,迎娶中国新娘的占72%,绝大多数是中国朝鲜族姑娘。”

引进外国新娘的渠道还不通畅,而许多延边女青年却选择嫁到了韩国,这还没算被西方人娶走的那部分。在上海,上海女人输出的比例是输入上海的外籍女人的10倍。这让中国的光棍问题“雪上加霜”。吉林省政府网站上曾刊登过一篇文章,其中就提到“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,积极遏制大量朝鲜族妇女外嫁到韩国的现象。”

剩男却是当务之急,真的不是他们挑,而是机会太少。

“主动单身”与“被动单身”

按照上面的推断,似乎本来不应该有剩女,但现实是,剩女年年有,今年特别多。

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经济系博士生兰小欢在《一转念——用经济学思考》一书中写道:剩女大都在大城市,光棍大都在农村,这是中国新的城乡二元化。

这或许是中国人传统的男高女低观念在作祟,物质条件决定着中国婚姻的内在逻辑,于是有了A女D男。

木子美曾写道:“婚姻市场规律把男人女人按条件排列成ABCD,然后A男找B女,B男找C女,C男找D女,A女无法再找到A+男了,过山车般掉头直下,在D男堆里玩碰碰车,撞着撞成车祸般AD组合,方觉婚姻真是灾难啊。”

A女和D男成了婚姻市场上的弱势群体——没人敢娶多金的A女,没人愿嫁少金的D男。A女的台词是,我有房有车,吃香喝辣,完全不需要靠男人来提升生活品质,没有合适的就“单”着。至于D男,他们往往集中在农村地区,深陷贫穷,缺少改变窘境的能力和资源。前者“主动单身”,后者完完全全是“被动单身”。

男女的供求平衡就此被打破,而且农村的性别比失调问题比城市严重得多,现在考虑到城乡的经济差别,整村整村的男青年就被挡在了婚姻大门之外,城市里的D男也不例外如是。

这有些吊诡,虽不完全准确,但人们习惯给男女青年贴上各种标签,比如漂亮姐对应知性女,豪华男对应经济适用男。漂亮姐属于大众情人,抱得美人归却会不安全。至于知性女,饱读诗书,内外兼修,却往往在择偶上高不成低不就,她们组成了当下剩女的主要部分。想过小日子,往往会选择经济适用男,日后慢慢把他培养成豪华男,但拜金女都急功近利,只想抢豪华男,没工夫跟经济适用男过苦日子。

社会逻辑教男人先立业后成家,必须有房有车才能在婚恋市场抬得起头来。而女性的独立价值越来越受到推崇,整个社会的晚婚风气甚至为她们提供了不婚的底气,她们甘愿做剩女,这让剩男情何以堪。

但,毕竟剩女只是假象,剩男才是大问题。有投资家已经预见到了20年后中国的女性消费品市场,很简单,将会由庞大的男性群体疯狂为其买单。